

徽州婺源县内的一个古老小村，像一块未经雕琢的璞

ZhiFeng

玉，保持着最天然的姿态。

牙峰村

撰文 绘图 龚 恺
摄影 李玉祥

中国古村落

秀峰村

◎ 撰文 绘图 龚恺
◎ 摄影 李玉祥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豸峰村/龚恺著;李玉祥摄.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12
(中国古村落/陈志华, 楼庆西, 李秋香主编)
ISBN 7-5434-4983-8

I. 豸... II. ①龚... ②李... III. 乡村—建筑艺术—婺源县 IV. TU-8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65308号

书 名	中国古村落丛书—豸峰村
撰 文	龚 恺
摄 影	李玉祥
总 策 划	王亚民
责 任 编 辑	徐占博 刘辉
装 帧 设 计	张志伟

出 版 发 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深圳市(宝安)新兴印刷厂
开 本	720 × 960 1/16
印 张	9.5
印 数	0001—5000
版 次	200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7-5434-4983-8/J.406
定 价	39.00元

版 权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法 律 顾 问	徐 春 芳 陈 志 伟

总 序

中国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自然农业的历史，中国的农民至今还占着人口的绝大多数。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基本上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基础是乡村的社会生活。在广阔的农村里，以农民为主，加上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少数在乡知识分子，一起创造了像海洋般深厚瑰丽的乡土文化。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市井文化，虽然给乡土文化以巨大的影响，但它们的根扎在乡土文化里。比起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市井文化来，乡土文化是最大多数人创造的文化，为最大多数人服务。它最朴实、最真率、最生活化，因此最富有人情味。乡土文化依赖于土地，是一种地域性文化，它不像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市井文化那样有强烈的趋同性，千变万化，更丰富多彩。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还没有充分开发的宝藏，没有乡土文化的中国文化史是残缺不全的，不研究乡土文化就不能真正了解我们这个民族。

乡土建筑是乡土生活的舞台和物质环境，它是乡土文化最普遍存在的、信息含量最大的组成部分。它的综合度最高，紧密联系着许多其他乡土文化要素或者甚至是它们重要的载体。不研究乡土建筑就不能完整地认识乡土文化。甚至可以说，乡土建筑研究是乡土文化系统研究的基础。

乡土建筑当然也是中国传统建筑最朴实、最真率、最生活化、最富有人情味的一部分。它们不仅有很高的历史文化的认识价值，对建筑工作者来说，还可能有一些直接的借鉴价值。没有乡土建筑的中国建筑史也是残缺不全的。

但是，乡土建筑的价值远远没有被正确而充分地认识。一个物种的灭绝是巨大的损失，一种文化的灭绝岂不是更大的损失？大熊猫、金丝猴的保护已经是全人类关注的大事，乡土建筑却在以极



快的速度、极大的规模被愚昧而专横地破坏着，我们正无可奈何地失去它们。

我们无力回天。但我们决心用全部的精力立即抢救性地做些乡土建筑的研究工作。

我们的乡土建筑研究从聚落下手。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的乡民生活在特定的封建家长制的社区中，所以，乡土建筑的基本存在方式是形成聚落。和乡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相对应，作为它们的物质条件，乡土建筑包含着许多种类，有居住建筑，有礼制建筑，有崇祀建筑，有商业建筑，有公益建筑，也有文教建筑，等等。每一种建筑都是一个系统。例如宗庙，有总祠、房祠、支祠、香火堂和祖屋；例如文教建筑，有家塾、义塾、文昌（奎星）阁、文峰塔、进士牌楼，等等。这些建筑系统在聚落中形成有机的大系统，这个大系统规定着聚落的结构，使它成为功能完备的整体，满足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乡民们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需求，以及社会的制度性需求。打个比方，聚落好像物质的分子，分子是具备了某种物质的全部性质的最小的单元，聚落是社会的这种最小单元。我们因此以聚落作为研究乡土建筑的对象。这个研究目标本身规定了研究的基本方法，即以田野调查为主，结合文献考查。

乡土生活赋予乡土建筑丰富的文化内涵，我们力求把乡土建筑与乡土生活联系起来研究，因此便是把乡土建筑当做乡土文化的基本部分来研究。聚落的建筑大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我们力求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聚落的整体上，放在各种建筑与整体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放在聚落整体以及它的各个部分与自然环境 and 历史环境的关系上。乡土文化不是孤立的，它是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市井文化的共同基础，和它们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乡土生活也不是完全封闭的，它和一个时代整个社会的各个生活领域也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力求在这些关系中研究乡土建筑。例如明代初年“九边”的乡土建筑随军事形势的张弛而变化，例如江南和晋中的乡土建筑在明代末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有很大变化，

等等。聚落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定形的，这个定形过程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我们也希望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让我们对聚落作动态的研究。总之，我们的研究方法综合了建筑学的、史学的、民俗学的、社会学的、文化人类学的各种方法。方法的综合性是由乡土建筑固有的复杂性和外部联系的多方位性决定的。

因为我们的研究是抢救性的，所以我们不选已经闻名天下的聚落作研究课题，而去发掘一些默默无闻但很有价值的聚落。这样的选题很难：聚落要发育得成熟一些，建筑类型比较完全，建筑质量好，有家谱、碑铭之类的文献资料。当然聚落还得保存得相当完整，老的没有太大的损坏，新的又没有太多。从一个系列化的研究来说，更希望聚落在各个层次上都有类型性的变化：有纯农业村，有从农业向商业、手工业转化的村；有窑洞村，有雕梁画栋的村；有山村，有河边村；有马头墙参差的，也有吊脚楼错落的，还有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等等。这样才能一步步走近中国乡土建筑的全貌，虽然这个路程非常漫长。在区分各个层次的类别和选择典型的时候，我们使用了细致的比较法。就是要找出各个聚落的特征性因子，这些因子相互之间要有可比性，要在聚落内部有本质性，要在类型之间或类型内部有普遍性。但是，近半个世纪来许多极精致的或者极有典型性村子都已被破坏，而且我们选择自由度很小，有经费原因，有交通原因，甚至还会遇到一些有意的阻挠。我们只能尽心竭力而已。

因为是丛书，我们尽量避免各本之间的重复，很注意每本的特色。特色主要来自聚落本身，在选题的时候，我们加意留心它们的特色，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再加深发掘。其次来自我们的写法，不仅尽可能选取不同的角度和重点，甚至变换文字的体裁风格。有些一般性的概括，我们放在某一本书里，其他几本里就不再反复多写。至于究竟在哪一本里写，还要看各种条件。条件之一，虽然不是主要条件，便是篇幅。有一些已经屡屡见于过去的民居调查报告或者研究论文里的描述、分析、议论，例如“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之类，大多读者早就很熟悉，我们便不再罗嗦。我们追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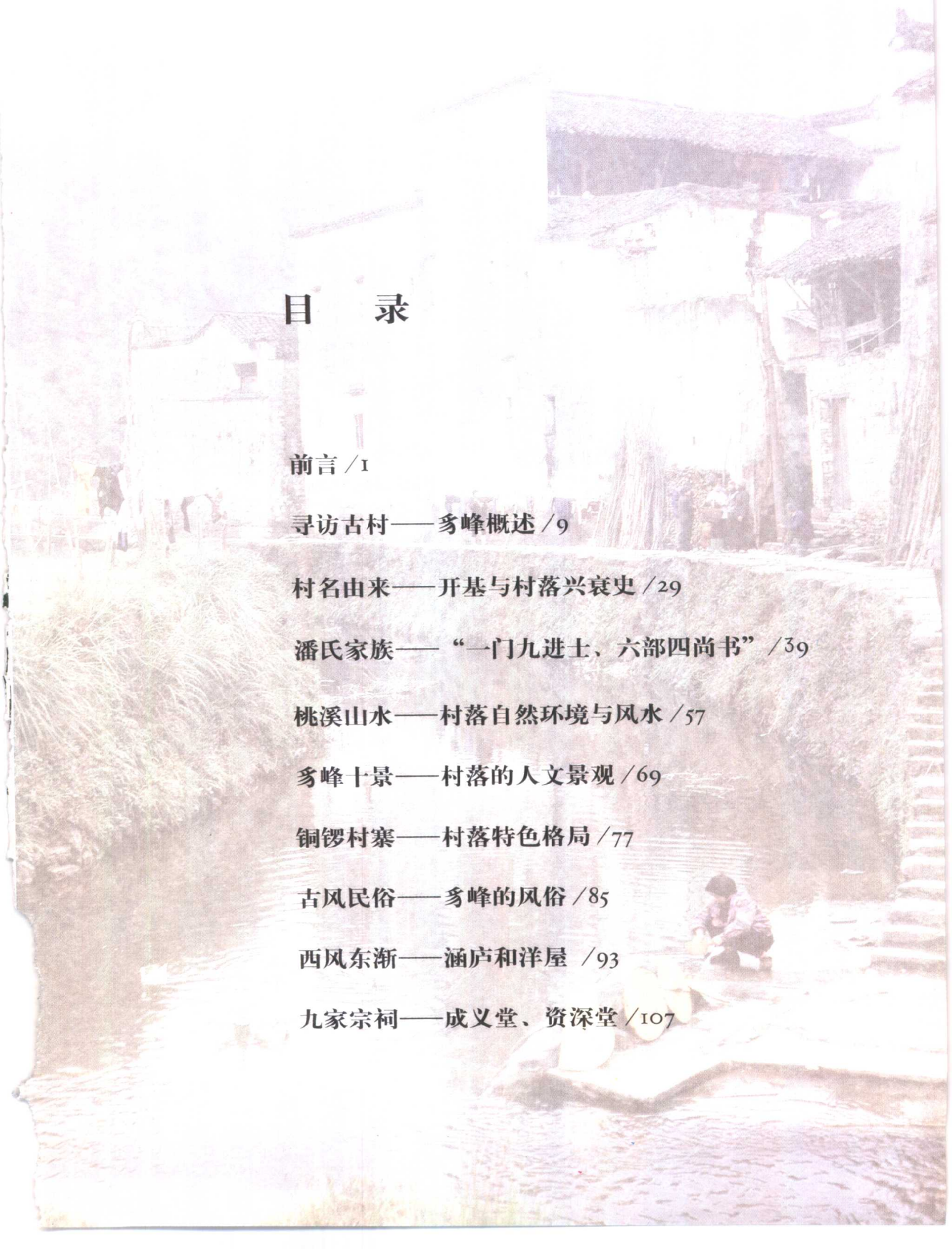
是写出每个聚落的特殊性，而不是去把它纳入一般化的模子里。只有写题材的特殊性，才能多少写出一点点中国乡土建筑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所以，挖掘题材的特殊性，是我们着手研究的切入点，要下比较大的功夫。类型性特殊性和个体性特殊性的挖掘，也都要靠细致运用比较的方法。

这套丛书里每一本的写作时间很短，因为我们不敢在一个题材里多耽搁，怕的是这里花功夫精雕细刻，那里已拆毁了多少个极有价值的村子。为了和拆毁比速度，我们只好贪快贪多，抢一个是一个，好在调查研究永远只能嫌少而不会嫌多。工作有点粗糙，但顾不得了，请读者理解原谅吧！

虽然我们只能从汪洋大海中取得小小一勺水，这勺水毕竟带着海洋的全部滋味。希望我们的这套丛书能够引起读者们对乡土建筑的兴趣，有更多的人乐于也来研究它们，进而能有选择地保护其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使它们免于彻底干净地毁灭。

陈志华

1998年春



目 录

前言 / I

寻访古村——彘峰概述 / 9

村名由来——开基与村落兴衰史 / 29

潘氏家族——“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 / 39

桃溪山水——村落自然环境与风水 / 57

彘峰十景——村落的人文景观 / 69

铜锣村寨——村落特色格局 / 77

古风民俗——彘峰的风俗 / 85

西风东渐——涵庐和洋屋 / 93

九家宗祠——成义堂、资深堂 / 107



美哉旧宅——书屋、厅堂、居室、客馆、
厨房、晒台 / 133

后记 / 145

前 言

勇峰是一个徽州的千年村落，它是本书描述的对象。村旁有一条清亮的小河，比勇峰村的历史更长，这就是桃溪。我所描述的对象——勇峰——乡土建筑和村落，是如此的美丽和鲜活，有时完全不需要用美丽的辞藻来堆砌它，朴实的语言反而是一种最好的表达方式。就如书名所采用的当地两处地名，有山有水，它表达了当地的一种山水之趣，细细品味，地名背后还有着更多的古老传说。

回想起来，勇峰走入笔者的视野有一定的偶然性。十多年来，我每年都带着一批东南大学建筑系的师生到徽州进行传统村落的调查研究工作。1997年当结束歙县的调查移师婺源时，负责接待的县博物馆詹祥生馆长将我们引见给文化局潘茂太局长。潘就是勇峰人，当他知道我们的来意后，就极力推荐大家去看他的家乡。据他说，勇峰历史悠久，古建筑保存颇多，最突出的，它是当地的“官宦之乡”，历代盛产名人高官。文化局长是了解历史的，“明代中国有六个部，掌管天下事项，我们潘家一个人轮着当了四个部的尚书，就是现在的部长，多大的官啊。就是现在，在北京、省里、市里及县里当干部的也有不少本村人。”他扳着指头算。

徽州自古官、儒、商一体，勇峰既富又出官，什么原因？

回答是“哈哈哈哈哈”一串笑。

“村子的风水好呗，我们祖上千年前选中的宝地”。

“怎样的好风水？”我们追根究底。

“秤钩湾，铜锣村，田心石……”一串串似懂非懂的词从他嘴中冒出。

“究竟是什么？”

又是一阵笑，拍拍我们的肩膀说：“去村里看看就知道了。”

他说起家乡的那份自豪，给我们这批外来人留下了强烈的吸引



感，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神秘村落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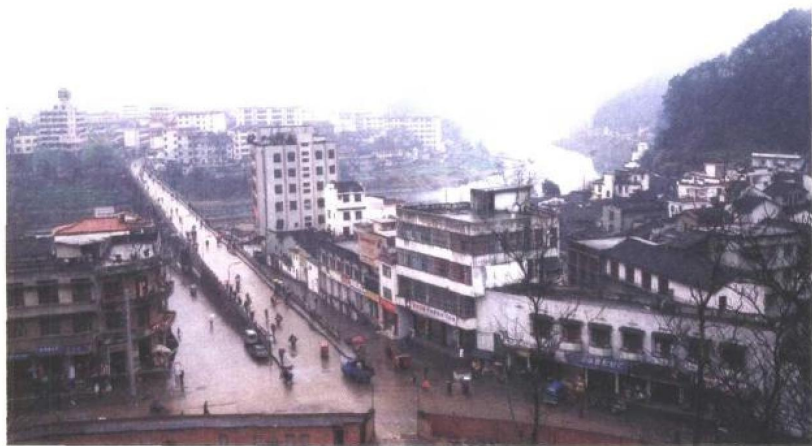
说徽州村落黟峰前，还是先让镜头拉开一点儿，看一看是怎样的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才孕育出了这么一个富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村落。

徽州是传统的地理区划概念，在现今的地图上，它位于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境内有着名的黄山风景区。近千年历史中，一直延续着“一府六县”的建制；一府即徽州府，下辖歙县、黟县、休宁、绩溪、祁门、婺源六县，因两宋时设新安郡，郡治设在歙县，明清时期又合称为“新安”。南宋淳熙《新安志》记徽州“山限壤隔，民不染他俗”，后人描述当地的形势为“吾徽居万山环绕中，川谷崎岖，峰峦掩映，山多而地少（吴日法《徽商便览·缘起》）。这种艰难的自然环境，逼迫当地人不断外出，寻找生机。因此，中国“士农工商”传统社会观念中位于末业的商业经营在徽州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谈徽州，就不能不提到徽商的作用。徽商中，最著名的大约要算“红顶商人”胡雪岩了，文艺作品中描写他“富可敌国”。在我国古代，尤其

◎村景(婺源)



◎紫阳镇(婺源)



是明清时期，徽州经济发展在全国首屈一指，当时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在当时的作用大概不会差于今日的温州人、广东人。尤为重要的是，徽人并不是只知经商，他们非常注重读书、做官，因而又有“儒商”的美称。正是他们为当地的物质建设和文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徽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化积累是十分丰富的。同时，它又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域社会。

豸峰村所在的婺源县现隶属江西省上饶地区，它作为原徽州府“一府六县”中最大的一个县却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随着居住人口的增加，分出休宁县的一部分立县。因县座落在婺女星座，古时境内建有婺女庙，由“婺州水之源”得名“婺源”。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时，对徽州商业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据文献记载：北宋末年婺源即有著名的盐商方客，元代有客游京师的婺源富人于文博等。自明代中叶开始徽州人更大量外出经商，此时的交通来往，取道有二：“一从饶州、鄱、浮（即江西一线）；一从杭、严（即浙江一线），皆壤地相邻，溪流一线，小舟如叶，鱼贯尾衔，昼夜不息。”婺源是徽州对外的一个主要出入口，繁荣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程度。直至1949年前夕，该县外出经商人员仍很多，《旧县志》称：“士农之家五，商之家三，工之家一”。更有文称“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著聚则十一在内，十九在外”。（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



◎詹天佑故乡

其实婺源的历史还可追溯得更早，县西北的大鄣山，在我国最早的地輿典籍《山海经》中被称为“三天子鄣”。秦始皇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东南半壁，因此山而命为“鄣郡”。婺源又是徽州最著名的“书乡”和“茶乡”，它是我国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故里，历代文风炽盛，宋代后视婺源者，等诸曲阜。它的教育成果是全面培养了年轻人素质，再通过这批读书人，影响到整个地区的文雅之风。正如光绪《婺源县志》卷三所云：“至朱子得河洛之传，以居敬穷理启迪乡人，由是学士争自濯磨以冀闻道，风之所渐，田野小民亦皆知耻畏义。”自宋至清，全县培养了二千多位官宦学者，留下一千二百余部著作，选入《四库全书》的有一百七十五部，明清时期科举入仕人数常常名列徽州府榜首，既有江永、汪绂这样的学者，又有齐彦槐、詹天佑这样的名流。但作为“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的桑梓，至今没有通上火车，不能说不是一件憾事。它也是老徽州六县中惟一不通火车的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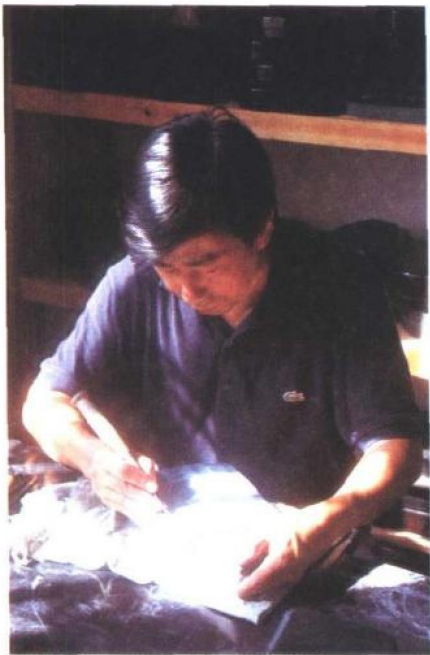
徽州境内群山耸立，涧溪汨流，一年四季中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是茶树这种喜温、耐湿、好雾植物的理想生长环境。因此，古人很早就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开发茶业。其中最为出名的是祁门红茶和婺源绿茶，因此人们习惯将“祁红婺绿”作为徽茶的简称。婺源绿茶早在唐代就见赏于世，陆羽所著《茶经》中，有歙州茶“生婺源山谷”的记载。唐大中十年（856年），朝廷膳夫杨华撰《膳夫经手录》

中记有“婺源方茶，置制精好，不杂木叶，自梁（今陕西）、宋（今河南）、燕（今北京）、并（今山西）间，人皆尚之，……。”宋代婺源茶品更得好誉，《宋史·食货》中对茶叶有“毗陵之阳羨，绍兴之日铸，婺源之谢源，隆兴之黄龙、双井，皆绝品也”的评论。明清被列为贡品，曾获巴拿马万国和平博览会的金银版奖。美国人威廉·乌克斯著的《茶叶全书》中称赞“婺源茶不独为路庄绿茶中之上品，且为中国绿茶品质之最优者。其特征在于叶质柔软累嫩而光滑，水色澄清而滋润”，具有“叶绿、汤清、香浓、味醇”的特点。清末和民国期间，因“洋茶生产日多，华茶不能直接运销，而由洋商购去掺以洋茶，以伪乱真，使华茶声誉不振……”，婺源产茶从而走入低谷。解放后，茶叶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并加大了出口的产量，八十年代中期作为“中国绿茶”的拼配佐料，“鄣公山牌”特珍茶是现代“婺绿”的代表。

龙尾砚和婺墨，是婺源著名的传统手工艺产品。龙尾砚创产于

◎茶园(婺源)





◎龙尾砚雕刻师

唐，为四大名砚之一，历朝被定为贡品。欧阳修、黄庭坚、蔡襄等都曾为龙尾砚撰文写诗，大文豪苏东坡盛赞龙尾砚为：“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瓜肤胆而穀里，金色而玉德。”

婺源县地处皖、浙、赣三省结合部，地势险要，素为兵家必争之地，旧有“盘踞徽饶三百里，平分吴楚两源头”之说，现尚留有古代“吴楚分源”的界碑。清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的湘军和太平军在徽州拉锯战达十年，使大部分的村庄都经受了数次浩劫，作为徽州经济

基础的徽商开始衰落。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人民革命斗争，于1930年伸展到婺源，先后在这一带建立了苏维埃红色政权。为了“剿共”方便，蒋介石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亲定将婺源划入江西。当时，婺源的一些乡老士绅曾联合在京的婺源籍官员成立“归徽委员会”，联名上书要求回归徽州，国民党政府中徽州籍人士如胡适等从传统文化的角度也极力主张回归，故婺源曾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短暂地划回安徽省管辖，至解放后1949年5月重新划隶江西省。但水有源，木有本，文化也有根，婺源乡土建筑的根仍深深扎在徽文化这块沃土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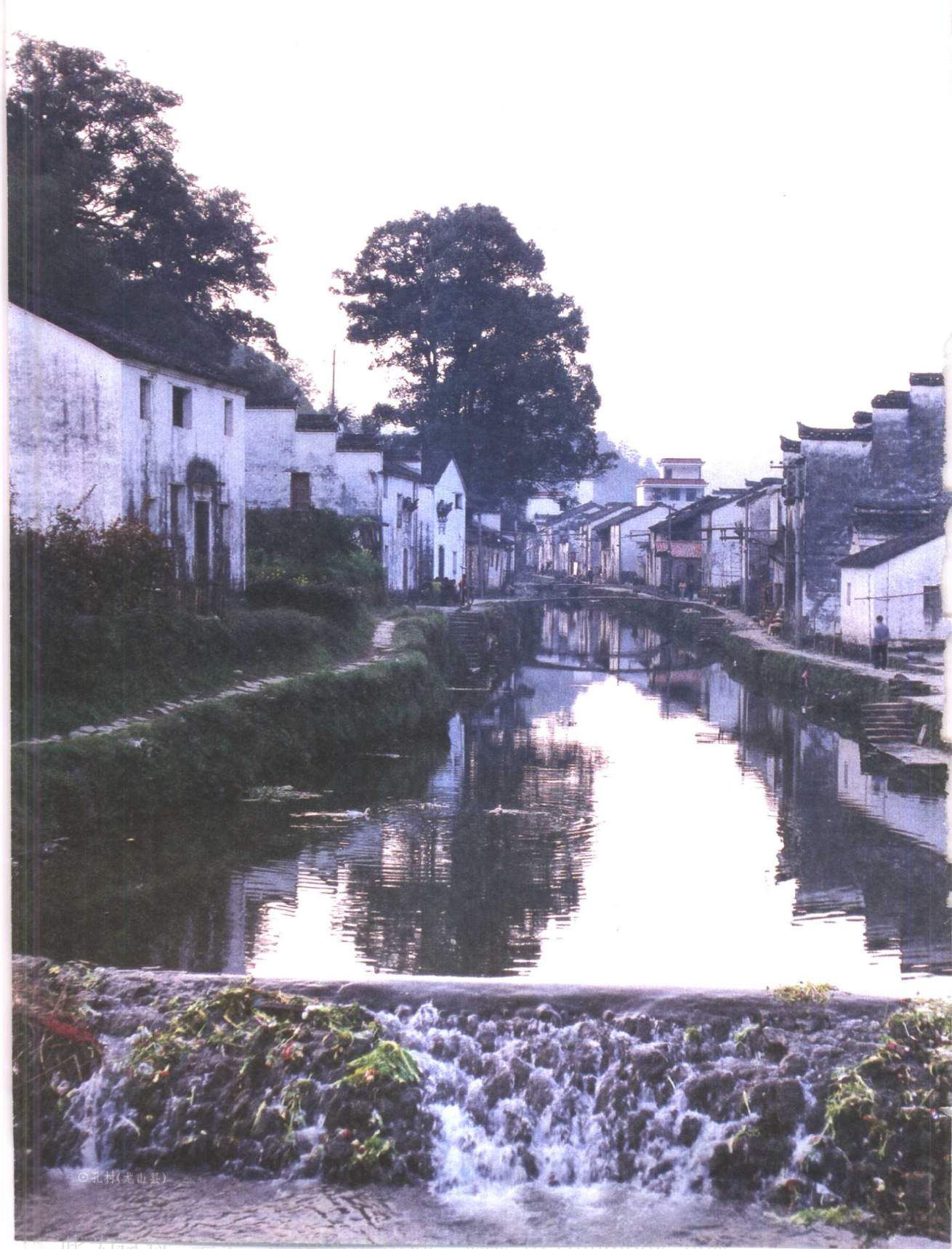
蜿蜒曲折的桃溪水，发源于县中西部的鹅峰山，自坑头（桃溪）、孔村流来，经豸峰、龙山后，纳松溪、沧溪、考川水，再经高砂、双滩、戴家，在福详注入婺水。豸峰和与其同姓同宗的潘氏古村落，就散落在溪水上游的两旁。据说潘氏祖先由陶渊明五柳先生的《桃花源记》得到启示，弃官返里后，沿溪种上片片桃林，营造出这块世外桃源。古时每逢三月，桃花怒放，满枝花儿灼灼犹如云霞铺地，那瓣瓣花叶飘落水溪，随流而下，溪水也就此得名了。而缘溪而生的潘氏后代，蓬勃繁衍，一时有“十里潘”之兴盛。古人诗咏桃溪：

桃林十里一溪红，春色迷离路自通。
撇却凡尘深入处，乾坤笑傲一壶中。
桃溪流水韵淙淙，九曲三回万壑中。
石岭云衢春草掩，彩楼画阁暮烟封。

来吧，让我们去撩开多峰村神秘的面纱，寻找那已久远的一段历史。



◎“吴楚分源”界碑



◎ 孔村(龙山县)